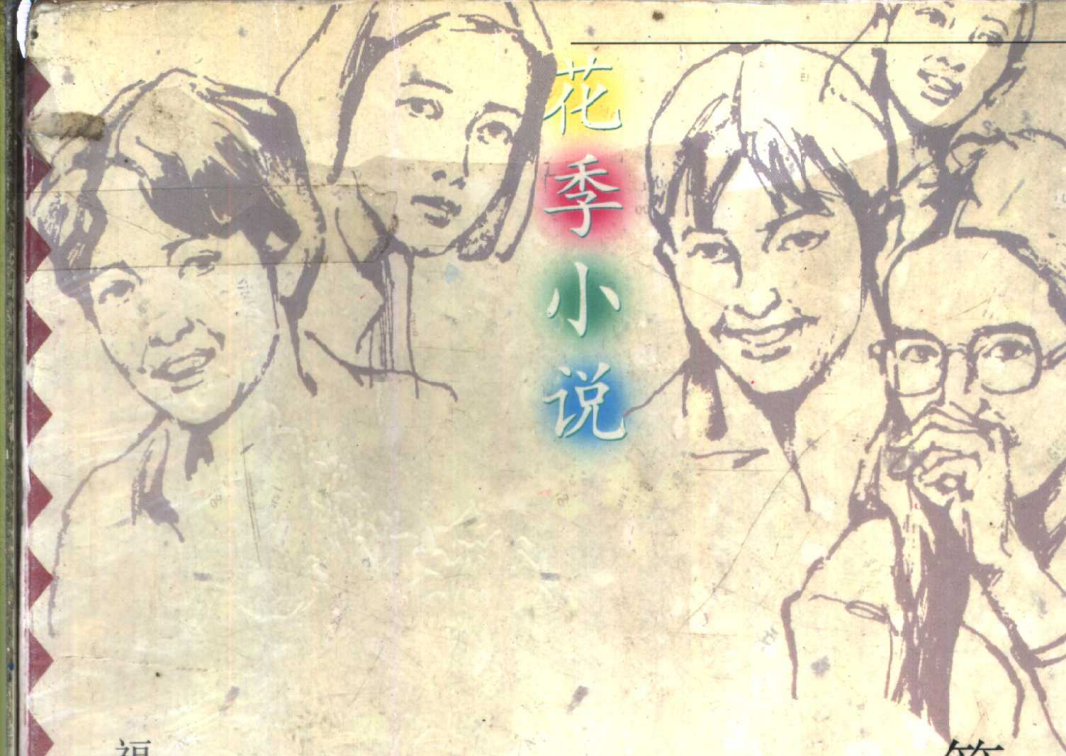


花季小说

一路风行

简平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57

花季小说

主编 梅子涵
策划 黄建斌

一路风行

简平著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本小说的故事

这本小说的故事是高中生邹凡的故事，其实可能也是你的故事。

高中生邹凡遇到的人和碰到的事，你一定不会陌生。他生活在大都市里，上的是重点学校，还被公认为是个"前卫人物"。他想法多多，心思挺活，潇洒中又有不少困惑，还时常出些洋相，这样他的故事就特别多。他始终在跃跃欲试，又想当学生记者，又想在国际头脑奥林匹克赛上拿金牌，结果都不走运：他嘲笑同学，可知道错了后又设法帮助同学，甚至想到"下海"，但差点呛水；而他更没料到的，是与他在"风行组合"乐队中的搭档有那样的结局……但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在朝前走着，和你一样。

当你读着高中生邹凡的故事时，你肯定会想起许多自己的同样也很精彩的故事。你可以穿插进去，当然也可另外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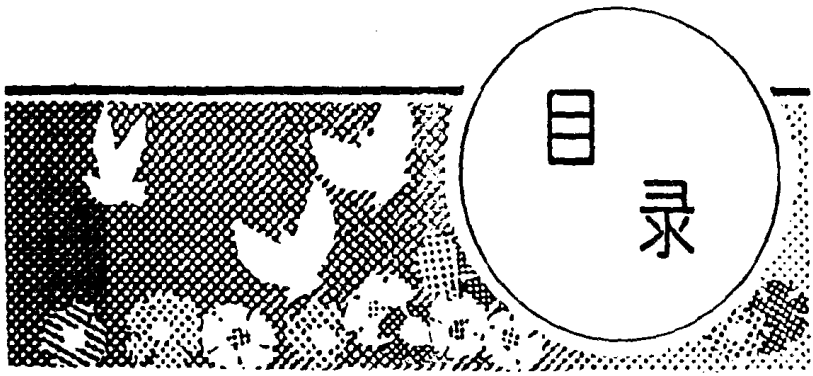
敬献给年轻生命

——主编致辞

梅子涵

我们邀请了一批很年轻的作家来写一套小说，献给更年轻的中学生们。他们的年龄相距不远，所以写出的气息和感觉就有彼此的熟悉。这是一批真正年轻的人在向更年轻的人讲述：昨天的故事，今天的生活，生命的履历，精神的成长，诗意和抒情的心情，想象和轻松的嬉游。严峻和艰难也总是伴随在生命的路上的，但努力和时间总会不由分说地把喜悦把生命的改观带到你的身边，年轻的生命便蓬蓬勃勃继续成长起来。

我愉快地读着这些故事，读着生活和生命的诗篇，犹如回到了自己成长的春夏秋冬里，和走着的路上……我庆幸这一回的邀请有了成功，为中学生的文学和阅读作了如愿的敬献，我想他们会喜欢的吧，我想会的吧，一定会的。



第一章 1

第二章 16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6

第五章 62

第六章 80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七章 98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41

第一章

一向潇洒的邹凡此刻却怎么也睡不着。墙上的那只猫头鹰挂钟早已敲过了子夜12点钟。他翻了个身，骂自己一声："你这只缩虎！"可过了一会，仍旧没有睡着，他索性爬起来，走到窗前。

邹凡的家在"罗马大花园"的14层楼上。一提到"罗马大花园"他就要发笑，什么呀，不过是幢高层公寓而已。可当初老爸跟他说要搬到"罗马大花园"去时，他却开心得立马双手撑地来了个"拿大顶"，还真以为那屋子外面或房子顶上有个四季开满鲜花的大花园呢。邹凡看报纸最喜欢看广告。他发现最近房地产广告多得铺天盖地，看看名称，什么"总统山庄"，"好莱坞花苑"，"贵族世家"，一个个比"罗马大花园"还厉害。他有些恶作剧地给"好莱坞花苑"的总经理写了封信，说这名称又俗又雷同，不如改为"道格拉斯广场"。不想，那位总经理还真回了封亲笔签名的信表示感谢，这让他笑痛了肚皮：什么道格拉斯呀，是"Dog（狗）拉屎"哟！邹凡这下来劲了，开始给各种广告写反馈信件，忙得不亦乐乎。写这种信的时候，他总感到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觉

得自己正一步一步地踏进那个万花筒般的社会。

尽管“罗马大花园”这名字让邹凡发笑，但他却乐意住在这里。从他房间的窗子望出去，雄伟的南北高架道路刚好由北经过，他常常望着飞驰的车辆出神。虽然现在已是夜半时分，可照样还是车来车往。从高架路上通过的大多是轿车，闪闪烁烁的红色尾灯在夜色中形成一条灯流。邹凡还是一个名车迷，他就是在他的窗口研究各种轿车的，所以即使在夜晚，他照样可以一眼认出哪辆是奔驰 S600，哪辆是凯迪拉克超豪华轿车。的确，在南渡中学高二年级里，邹凡绝对是个排得上号的“前卫人物”。

事实上，进这所学校的第一天，邹凡就有过一个堪称前卫的亮相。那天，他拎着一只米色的高级帆布公文包，留着长长的头发，戴着副椭圆形的墨镜跨进校门。在他神气活现就要把脚伸进大门的那一刻，理所当然地被当日的值勤老师林上清给拦了下来。不过，林老师扬起手臂准备拦这个人的时候，动作是犹豫了一会的，他一下子没能吃准这个看上去有点大款或明星模样的人究竟是何许人也。当然，也就只有那么一小会，他已认定这不过是个学生而已。他毕竟有近 20 年的教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已到了一眼就能看透你的地步。但正是这一瞬间的犹豫，却让邹凡把一只脚伸进了门里。对于这一点，后来邹凡得意多时；而林上清老师则为自己果断行事时只差那么一点点的火候，当场就发出“我好后悔”的哀叹。

“你干什么？你这是来上课吗？”拦下邹凡后，林老师厉声喝道，一边还伸出右手的食指，直指邹凡的心窝。尽管相距还远，但这一指具有相当的威慑力，让人立刻联想起海灯法师的“一指禅”功。可不，这是林老师 20 年来练就的真功夫，只要他的手指有力地一点，没有谁能招架得住。此时，邹凡就被点得脖子朝后一扬一扬的，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他就

是要来“闯关”的。他十分灵活地一闪身，跳到了边上。

“我是学生，不来上课去马路上瞎荡呀？”邹凡振振有词。

“你看你这副样子，还像学生吗？把墨镜摘下来！”林老师大声命令道。

“我有沙眼，太阳光一照会流眼泪。”

“你怎么把头发留得这么长？”

“做了一个暑假的功课，连剃头的时间都没有。”

“你，你看你拎的什么包！”

“放书的包呀。”邹凡松了松手指，一下子变戏法似的变出一根背带，他把头一歪，包就斜背在了身上。

林老师这时又有一次小小的犹豫，结果让邹凡得以滑脚溜进了校门。邹凡飞快地走了几步后回过头来，见林老师正怔怔地看着他，不由得扮了个鬼脸，嘿嘿地笑出声来。

林老师立即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要知道，还从未有这种打扮出格、招招摇摇的学生被值勤老师放进门过。果然，像流行感冒一样，第二天就有好几个男生戴着墨镜堂而皇之地踏进校门；第三天，连女生也戴了；过了一周，打开校门，涌进涌出的已是一片黑眼镜了；再过了一周，那些个男生竟肆无忌惮地一个个留起了长发，像潮水一样，哪个值勤老师都拦不住了。而这时的邹凡，却早已剪去了一头长发，理了个短短的但额前头发向上直翻的发式。在跟着他留起长发的同学的目瞪口呆的神色中，他确立了自己“前卫人物”的地位。

前卫又潇洒的邹凡是在报纸广告中看到《青年导报》招聘学生记者的消息的。一念完招聘启事，他就兴奋得要命，觉得这份差使非他莫属，当即便写了应聘信。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那倒不是想以这一手来博取人家的好感，而是确确实实表达了他急于飞向更加广阔的天空的心情。信中他一口气用“一定”这个词造

了六个排比句，以显示自己一定要应聘成功的决心。

邹凡很是下了一番功夫。这些天，他每天看书都看到十一二点钟，以至于让老妈都起了疑心：莫非他深更半夜在干些见不得人的事？要知道，他可不是什么读书积极分子，平日里是常常要向他敲敲木鱼的。所以，老妈就时不时地去他房间侦察。这时，邹凡就在心里嘀咕说，“007”又来了。妈妈看他做政治时事功课非常认真，作文写了一篇又一篇，便定下心来，走回自己屋里向丈夫及时通报情况。刚从生意场上下来，一脸疲倦的丈夫应了一声说：“到底人大了，看来是懂事了。”

的确，邹凡不是那种爱死读书的人。从内心说，他根本就看不起那些个书呆子，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别的什么都不关心。就像班里的“居里夫人”罗小弟——他可不是女的，再读下去怕是眼睛都要瞎了。他架着副深度老式眼镜，衣服穿得土里土气的，不知道保龄球，也从没唱过卡拉OK。“居里夫人，你不要搞错，现在快要到21世纪了！”邹凡曾这样当众揶揄罗小弟。他自己则公开宣称不当分数的奴隶，从来不争什么前三名、学习尖子。他书读得相当潇洒、轻松，只是到了临近考试了，才突击几周。因为他甘居中游，所以对考试成绩很是满意，“80分够了，还有20分的功夫不如花在学习社会上。”“社会”这个词儿，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了。

邹凡的小聪明就在于他善于提纲挈领。这不是吹牛的，他猜考试题目，十题里至少猜中六题。报名应聘学生记者后的当天晚上，他像总参谋长似的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思考通过考试的方案。他想，作为一名记者，会写文章是最要紧的了。当然，他还要见多识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要有“新闻敏感”，对热点、焦点问题了如指掌——这是他突击学习《新闻学概论》后概括出来的要点。对这本不薄的书，与其说是学习，倒不如说是翻书。他

只看大题目，尤其是目录一字不拉，他认为这是一本书的要点里的要点。邹凡读书，就有这样的本事。于是他决定除了练练作文外，把主要精力放在时事政治和百科知识上。他开始搜集最近发生的国内外新闻，从“严打”到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从里昂七国首脑会议到英国疯牛病。他开始涉猎百科知识，从世界第一摩天大楼吉隆坡双塔大厦到观叶植物的养护，从亚特兰大奥运会吉祥物伊吉到几个法国孩子发现的原始时代的拉斯科洞窟壁画。一时间，邹凡觉得自己的肚子像只硕大的蛇皮袋装满了知识，真正是天底下什么样的考试都能对付了。

果然，笔试顺利通过。让邹凡得意忘形的是，其中一道大题目竟被他猜中了。这道题目是请应聘者谈谈对美国七岁小女孩杰西卡驾机遇难一事的看法。这场发生在1996年4月10日的悲剧，当时就让邹凡唏嘘不已，他认为这创飞行纪录的事让一个小女孩去承担，简直是天下所有男孩子的耻辱。面对这样一道题目，早有想法的邹凡可谓正中下怀，落笔后差点都刹不了车了。他自信一定能闯入下一道面试关的。

面试通知真的来了，就在第二天上午。然而，邹凡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在此刻他突然发觉心情变得紧张起来，连觉都睡不着了。说来真不可思议，那么潇洒的邹凡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你这只缩虎！”邹凡骂了自己一声。他站在窗口，望着夜空下的高架道路，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你害怕了吗？

你害怕什么呀？

邹凡问着自己，又否定着自己。是的，有什么可怕的呢？可不知为什么，就是紧张，而且你越想就越紧张。“真出怪了！”想不出所以然的邹凡恨恨地咕哝了一句，躺到床上。

邹凡开始数“一、二、三、四……”，但总是数不下去，一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个念头像脱缰的野马四处乱窜。

他想起他人生的第一场考试。那是老爸带他去报名上幼儿园的时候，一位老师来对他做智力测验。那时电视里正放着日本卡通片《聪明的一休》，老师便问他："一休是哪国人？"他口齿伶俐地答道："是日本人。他住在少林寺里。"老爸瞪了他一眼，说只要讲前一句就行了。老师又问了："鱼在水里，肚皮朝上还是朝下？"他立即回答："朝下。不过也有朝上的，像死鱼；还有，当鱼翻跟斗的时候。"老爸又瞪了他一眼。他见了，大声说："爸爸，你再做怪相，我就不理你了。"老师拿出一张纸来，上面画了三只不同的动物。"第一只是大熊猫，第二只是大狗熊，第三只是……"难度真高，可他还是答出来了，"这是小熊猫！"老师高兴得拍起了手。这下，他忘乎所以了，扬着手说："小熊猫是大熊猫生出来的！"

邹凡又想起暑假里的一件事来。那是个38℃的高温天，一早起来心里就有些烦躁，他便东游西逛地上了街。少年宫里有人在排练歌舞，他想过去看看热闹。他一走到门边就被拦住了，看门的老头说："你这么大人了，怎么还往少年宫跑？"他怏怏地走开去。后来，他去了青年宫，头也不抬就往里走，哪知又被拦下了，看门的老太说："你这么小的人，哪能进这种地方？"说罢，用手指了指门旁的一块小木牌，上边写着：18岁以下未成年者不得入内。他疑疑惑惑地抬了抬头，才发现这儿变成歌舞厅了。看门的老太见他有些怔怔的，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说："今天有检查的，不然就放你一马了……"他没答理，掉转头跑开了。再后来，他去了"老年之家"，好奇怪，看门的老头老太这回都没拦他，他在里边呆了好长一段时间……

邹凡开始有些迷迷糊糊了，他看见自己长出了一头白发，再凑过去仔细看看，才发现那人并不是自己……在纷纷杂杂的梦境中，他终于入睡了。

邹凡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他赶紧翻身起床，忽然觉得眼皮沉重，脑子里乱乱的，头有些生痛。这一晚睡眠的数量和质量都那么差，这令他很是沮丧。但他还是振作精神，仔仔细细洗脸梳头，还连着试了三套衣服，临出门前他又特意检查了一下包里是否放好了钢笔、记事本。

一打开门，却撞上了老爸老妈。

每个星期天早上，老爸老妈都要出去买菜兼散步，哪怕昨晚老爸忙到半夜三更才回家，这个固定节目照样雷打不动。有一回，邹凡悄悄地跟去看热闹。当时，他们已买好了菜正往家走，只见他俩一人一只手提着装满菜的网袋，而且是男左女右，另一只手相挽在一起。老爸尽管哈欠连天，但不时为老妈的什么话笑出声来。邹凡出其不意地在他们身后大喝一声，他们立刻惊吓得掉转头来，老妈提着的袋都掉到了地上，但两人相挽的手却挽得更紧了。见是邹凡，停顿了两秒钟后，一家三口笑得前俯后仰。邹凡非常认真又非常神秘地凑在老爸老妈耳边说道："你们两人蛮配的。""小鬼！"老妈笑着说他没有规矩，老爸倒挺实事求是的，说那还用得着讲。老爸老妈都是老三届，一个在江西山里插过队，一个去过黑龙江军垦农场，他们是在返城后认识的，那时都在里弄加工组里绕铜丝。据说有一天，两人边绕边说话，连铜丝绕完了都不知道，还坐在那里做"空手道"，一边做着绕线动作，一边继续聊天。组长忍不住叫了起来："嘿，天都聊黑了，回家去吧！"结果，他们就真的成了一家子了。反正，他们这种故事很多。这两人真蛮要好的，别的不说，对付邹凡就是彻彻底底的同盟军。

"一早上哪儿去呀？快点去吃油条，还热着哩。"老妈挥手示意他返身进屋。

邹凡过去什么事都向老妈汇报，大到课堂上给老师提意见，小

到外出春游找不到厕所在公路边撒尿。老妈听后总是用一两句话当场点评，讲过拉倒。可自打发生“出走事件”后，邹凡发现老妈不对了，似乎将全部精力都转移到他头上来了，什么屁大的事都会大呼小叫的。

这不，邹凡一说自己要去报社考学生记者，老妈立即把他按在了椅子上，说至少得喝一瓶牛奶，吃两只鸡蛋。老妈还责怪他为什么不早说，不然，从上个星期开始就得吃脑黄金、龟鳖丸了。

邹凡捂住耳朵，咕哝了一句：“吵死人了。”

“什么，是你吵还是我吵？这么大的事也不跟家里商量一下。走，我陪你去。”老妈说着，就来抓邹凡的手臂。

邹凡避开了，态度坚决地说：“不！”

母子俩僵持着。这时，老妈的同盟军老爸走过来了。他看也不看两人，径直走到门边，一把拉开门，说：“走吧。”

邹凡和他的老妈都一下子睁大了眼睛，随即，邹凡抓起包冲出门去。他一直跑到车站才停下脚步，他兴奋地想着：现在，老爸掉转枪头帮我啦。可再细细一想，老爸又没明确叫谁走，只能算自己头脑活络，钻了个空子吧。

等了一会，公交车没来，邹凡有些不耐烦了。他对自己申诉理由：一方面昨晚没睡好，一早又让老妈吵了一回，心情不太好；一方面公交车迟迟不来，看来交通路况复杂，没准儿要迟到。他一边想一边就扬手招来了出租车。的确，每次他“打的”，理由总是非常充足的。

车开了 20 分钟，就到了《青年导报》。

“缩虎！”

邹凡握紧拳头，恶狠狠地咒骂了自己一声。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已骂过自己几回了，但这一次是真正发火发狠了。当他看到《青年导报》的白底黑字的竖式大木牌，一种紧张感顿时攫住了他，

使他舌底发热发麻。当“黑猫警长”拦住他要他填写会客单时，他把“来访者”、“被访者”等项目颠颠倒倒填得一塌糊涂。这实在是莫名其妙，但他就是无法控制自己。

这是一幢老式花园洋房，有好几个弯弯曲曲的楼梯，木地板有点高低起伏，踩上去吱吱嘎嘎。这里不像想象中的有进进出出、奔奔跑跑的繁忙、热闹，每扇门都关着，非常安静。邹凡把脚步放得很轻，但吱吱嘎嘎的声响让他心惊胆战。他是头一回去新闻单位，眼前这栋木屋令他觉得有点神秘莫测，使人敬畏。他根据通知走上三楼，可一间一间找过去，有309、311，就是没有他要去的310。他轻轻地敲了敲其中的一扇门想问一下，可没有反应。他知道是自己敲得太轻了，但他就是下不了重手。突然，听得背后一声发问：“你找谁？”他吓了一跳，连忙报了那个门牌号码。那人看了他一眼，他觉得这眼光里似乎充满了怀疑和厌烦，便慌忙移开视线。那人告诉他得走另一边的双号楼梯，他说声谢谢就飞快地奔下楼去。弯弯曲曲的楼梯和吱吱嘎嘎的声响，让他感到无地自容。

当邹凡大声喘着气推开310房门时，面试老师已经在等他了。他们坐成一排，有男有女，有戴眼镜的有穿着时髦的。他们在面对面的地方给邹凡预留了一把椅子，这让邹凡的脑子里一下子闪过几个电视里的审讯犯人的镜头。

显然，邹凡之前已有过一些应试者了，因为面试老师看上去都有些疲倦。他们也不寒暄，直奔主题，让邹凡在一个小盒子里摸一道事先设定的问答题。

“如果你是一个男（女）生，你知道最近女（男）生在关心什么话题吗？”

这算什么试题，太简单了！别人不说，就我们班那些小女生心里想些什么我还不知道？女生嘛就是这种样子，关心的事情三

日两头在变，昨天还陷在笔友热中，今天已众口争说国际流行色了，说不定明天她们还要掀起女红潮呢。真的，这两天班里的女生发了神经似的一窝蜂都搞起手工编织来了。女生关心的事还特鸡毛蒜皮，什么巩俐和大款结婚呀，什么谁谁割双眼皮割成了耷眼皮呀，什么上海动物园里猴子暴动呀。当然，话说回来，女生们每天叽叽喳喳或神神秘秘地传播这些消息，给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的读书生活倒平添了一些轻松和快活。

邹凡想把这些话说给面试老师听，可他越想表达得流畅、幽默些，就越是感到词不达意，语无伦次；越是这样想，就越紧张，发挥不出。唉，整个一个恶性循环！你平日里的潇洒劲都到哪儿去了？原来你也会有怯场的时候！想想平时对付起老师、家长时，一套又一套的，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无所顾忌，看来这是因为你对他们太熟悉了，熟悉得没有了陌生感和距离感。再说，你毕竟是他们的学生和孩子，你知道再怎么着他们也会宽容你、谅解你。他们对你奈何不得，他们最终都会顺应你。于是，你在内心深处不怕他们，即使得罪了也无所谓，他们必须也必然会庇护你、容忍你。但是，一到了外面，也就是说到了社会上，你面对的是陌生人，即使你每天和同一个人相处，那人也不见得会让你走进他的内心，没有人有义务要宽容你、顺乎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始终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而被人选择比你选择别人更常见、更无情。是这样吗？哦，怪不得你怯场了，你惧怕了，你觉得踏进社会原本并不轻松。唉，现在想想，平时跟老师较劲，那振振有词、威风凛凛的样子是多么的没劲，跟老爸老妈强词夺理也是多么没意思。有本事你到社会上去，一场应聘考试就会把你吓得手足无措、语无伦次、屁滚尿流……邹凡如此七想八想，也记不清是怎样结束了面试。

下午继续考，是实战演习。

今天真倒霉，怎么又和女生干上了？邹凡抽签后一看内容，眉头就皱了起来——让他去知汇女子中学采访一个环保兴趣小组。

搞环境保护，还是女生，真吓死人了。那肯定是一群女学究，想必一个个都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脸上像刷了层浆糊没有笑容，不善言辞，开口闭口臭氧层、香樟树什么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唉，没劲透了！怎么没挨着去采访上海申花足球队的“天才少年”祁宏，不然，一定会写出一篇洋洋洒洒的报道来。

邹凡怎么也想不到，那群女学究竟那么厉害，她们不但拒绝采访，还一个劲地朝他翻白眼。

邹凡踏进门去的那一刻就有了不祥之感：那些女学究们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戴眼镜的。

这里是一间实验室，屋子里有许多常见的实验仪器。令人瞩目的是墙上挂着一大块布，仔细看看，原来上面是一只只小布袋，每只小布袋里插着三支小试管。大布块的上方贴着大字：“上海常见植物粉末样本”，小布袋的中间贴着小字：“梧桐”、“广玉兰”、“大叶冬青”、“元宝枫”、“丝棉木”、“桃叶珊瑚”等。

穿着白大褂的女学究三三两两地聚拢过来。

邹凡尽量表现得落落大方。他拿出一种记者的架式，用很随意的口吻笑着问道：“我是不是也要换件衣服？”

一个脸上有些雀斑的女生指了指门后边的衣架。

邹凡转过身，脱下他的淡黄色灯芯绒面料的休闲西服，里边那件白色圆领文化衫顿时赫然在目，后背上面画着一个表情滑稽的卡通人像，还有两行斜斜的英文。邹凡换衣的动作无疑是潇洒而充满绅士派头的，可在他很专注地高质量地完成这一动作时，他却没能看到女学究们的眼光里闪过先是惊愕而后是不屑的神色。

邹凡从包里取出钢笔和笔记本，开始发问：“你们这个兴趣小组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